

世界奇幻大师丛书

AMERICAN
GODS

美国众神

NEIL GAIMAN
[英] 尼尔·盖曼 著

戚林 译

■ 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■ 全球热销千万册 ■

透过 众神的眼睛 看美国

你相不相信，昔日人类想象出来的大小神灵，

直到今天，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？

但今天，新一代神灵占据了这个世界：计算机之神、电话之神、媒体之神。

新旧神灵的战争即将爆发——你相不相信？

■ 幻想文学最高荣誉 ■ 雨果奖、星云奖双奖作品 ■

世界奇幻大师丛书

主编：姚海军

美国  众神

NEIL GAIMAN
[英] 尼尔·盖曼 著
戚林 译

AMERICAN GODS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AMERICAN GODS by Neil Gaiman
Copyright © 2001 by Neil Gaiman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Science Fiction World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国众神 / [英]盖曼 著; 戚林 译. —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
2006. 12

(世界奇幻大师丛书)

ISBN 7-5364-5950-5

I. 美… II. ①盖…②戚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7005 号

图进字 21-2005-16 号

世界奇幻大师丛书

美国众神

著 者 [英]尼尔·盖曼
译 者 戚 林
主 编 姚海军
责任编辑 宋 齐
封面设计 张城钢
版面设计 张城钢
责任出版 周红君
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:610031
成品尺寸 160mm×228mm
印 张 28.75
字 数 420 千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06 年 12 月成都第一版
印 次 2006 年 12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 价 36.00 元
ISBN 7-5364-5950-5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

《美国众神》之众神

AMERICAN GODS

■ **死亡之神奥丁**:挪威神话中的主神,是战神、智慧之神和死亡之神。在维京时代的古挪威语中,奥丁一词的意思是“激励”、“愤怒”和“疯狂”,显示出这位神灵复杂的性格。他将自己的一只眼睛奉献给智慧泉,以此获得智慧,还让人间的伟大诗人们饮下由矮人酿造的蜜酒,以激发他们的灵感。

关于奥丁智慧的来源,还有另一种说法:他用自己的长矛刺穿身体,将自己吊在世界之树上长达九天九夜,从而获得了智慧。身为死亡之神,他的殿堂接纳战死者的英灵;身为战神,他战无不胜。许多挪威传奇故事将他描绘成一位战争的煽动者,只要他掷下长矛,就能挑起一场战争。他的侍女们名为瓦尔基里,常在战斗中飞临战场,使战斗的发展符合奥丁的愿望。她们还有一项任务:挑选最英勇的战死者,让他们在奥丁的神殿中宴饮,准备参加最后的决战。

奥丁拥有强大的变形能力。在传说中,他常常化身为一位独眼老者,灰色胡须,手持拐杖漫游世界。

■ **狡诈之神洛奇**:挪威神话中的狡诈之神,主神奥丁的奶兄弟,被称为“一切欺诈手段的发明者”。他用唯一一种没有发誓绝不伤害奥丁之子巴尔德的植物榭寄

生削制了一枝长矛，诱骗巴尔德的盲兄弟掷出长矛，刺杀了巴尔德。

洛奇也出现在尼尔·盖曼的另一部作品《睡魔》系列中。正是因为他犯下的罪行，最后导致梦神之死。

■ **黑暗之神岑诺伯格**：在古斯拉夫语中，这个词意为“黑色神灵”。在古斯拉夫神话中，他是一位被诅咒的神灵。古斯拉夫人认为，每件好事背后都有一位善良之神，每件坏事背后都有一位邪神，其代表就是黑色神灵岑诺伯格。

■ **骗术之神安纳西**：又名南西，西非最重要的神祇之一，是一位骗术之神，喜欢捉弄他人。他有时化身为蜘蛛，有时化身为人类，有的时候同时兼有蜘蛛和人的形象。

这个人物还出现在尼尔·盖曼的另一部作品 AnansiBoys 中。

■ **黎明之神伊斯特**：月神，丰收之神，能使万物生长。在盎格鲁-撒克逊神话中，她是黎明之神。

■ **毁灭之神伽梨**：印度教主神之一，毁灭之神。梵语中，伽梨的意思是“时间”、“黑色”，转意为“时间之母”，或“吞噬时间者”。她有四只手臂，一只持剑，另一只拿着人头，表示无人能逃避死亡。另两只手作祈祷姿势，表示信奉者能获得救赎。她戴着由五十一颗头骨组成的项链，这是梵文字母的数字。印度教认为梵文字母中蕴藏着神力，每一个字母代表着一种力量，或表示伽梨的一种化身。因此，伽梨也被视为语言之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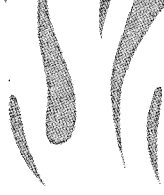
■ **计算之神透特**：埃及诸神之一，计算、智慧之神。人身朱鹭头，拥有仲裁的神力，掌握着善恶之间的平衡。在冥界，他用天平称量死者的心脏，天平另一头是一根羽毛，以此裁定善恶高下。

■ **冥界之神阿努比斯**:埃及神话中的冥界之神,也是制作木乃伊的保护神。常常化身为狗或豺。也有人认为他只是冥界的使者与守护者,负责护送死者的灵魂。于是,他又成为濒死者之神,主宰与殡葬有关的事务。

■ **天空与太阳之神荷露斯**:埃及神话中天空与太阳之神,化身为鹰,或鹰头人身。传说中,他的一只眼睛是太阳,另一只是月亮。当天空中既无太阳也无月亮时,荷露斯便成为盲者。

■ **圣猫女神芭丝忒**:埃及女神,常化身为母狮或猫,或猫头人身的的女人。埃及的保护神之一。

■ **天空与光明女神卓娅**:卓娅是古斯拉夫民族的天空与光明女神,尤其在俄罗斯最受崇拜。她通常被描绘成一组三位女神。三位女神有各自的名字。乌特恩亚亚:启明之星;维切恩亚亚:晚间之星;以及午夜之星波鲁诺什娜亚。三位女神有着相同的工作,努力保卫大熊星座,让它不被一只天狗吃掉。而大熊星座又控制着宇宙的运行和时序轮转,因此卓娅们可以视为世界的守护女神。



■ 第一部 ■

影

子





第一章

你问我们国家的疆界，先生？这个嘛，先生，在北部，我们紧靠着北极光；在东部，我们紧靠着东升的朝阳；在南部，我们紧靠着昼夜平分点；而在西部，我们紧靠着最终审判日。

——摘自《美国人乔·米勒的笑话书》

影子在监狱里服满了他的三年刑期。他身材高大魁梧，脸上总挂着一副“别来惹我”的表情，所以，他在牢里遇到的最大麻烦，就是如何消磨时间。他花了不少时间健身，保持体形，还自学用硬币变戏法，除此之外就是不停地思念他心爱的妻子。

在影子看来，被关在监狱里最大的好处，也许是唯一的好处，就是让他产生了一种真正的解脱之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。他再也不必为有人要抓他而担心，因为他已经被抓住了；他再也不必为明天将发生什么事而恐惧，因为明天肯定过得和昨天一模一样。

至于你究竟干没干给你判罪的事，这倒不打紧，影子想。以他的经验，监狱里遇见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因为某些事愤愤不平。全是老一套：执法机构弄错了，他们说你做了什么事，其实你没做；或者你干的事和他们说的不太一样。但是，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：他们抓到你了。

进来的最初几天，他就发现了这一点。那时候，无论是监狱本身还是牢里的饭菜，对他来说，一切都是全新的。尽管因为失去自由而无比痛苦，全身上下流淌着恐惧，他仍然有一种得到解脱的轻松感。

影子尽力不说得太多。但到了第二年年中的时候，他还是对他的同室狱友洛基·莱斯密斯提到了这种解脱之感。

洛基是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骗子，他咧开带着伤疤的嘴，露出笑容。“没错，”他说，“你说得对。如果被判了死刑，解脱得更彻底了。那时你就会想起那类

笑话,比如,绞索套住脖子的时候,那些家伙为什么总是拼命踢来踢去,恨不得把鞋子踢掉?因为他们的朋友总说他们会穿着鞋子送命。”

“这算什么笑话?”影子问。

“当然是了,关于绞刑架的笑话才是最棒的笑话。”

“这个州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处死犯人的?”影子问。

“见鬼,我怎么知道?”莱斯密斯一头橙金色的头发剃得短短的,短得可以看见头骨的轮廓,“告诉你吧,只要停止吊死犯人,这个国家就离完蛋不远了。没有绞刑架带来的恐惧,就没有绞刑架带来的公正。”

影子耸耸肩,他可看不出死刑有什么浪漫的地方。

只要没判死刑,他想,监狱就只是生活的暂时中止。这么说有两个原因:第一,在这里,生活不是前进,而是向下爬行。够你爬一气儿的,你就爬着活下去吧;第二,只要你在里头撑住不垮,他们总有一天会放你出去的。

服刑最初的日子里,未来的自由生活对影子来说实在太遥远,根本无法聚焦、想象。后来,自由慢慢变成来自远方的一束希望之光。他学会了一招,每当遇到什么狗屁恶心事时(监狱里总少不了这种事),他就告诉自己“这一切都会过去的”。总有一天,那道通向自由的充满魔力的大门将在他面前敞开,让他通过。他在自己的北美鸣禽日历(监狱商店只卖这种日历)上一天天划掉度过的日子,完全不注意日出日落。他从监狱图书馆的废书堆里翻出一本书,跟着上面教的方法自学用硬币变戏法。他还在心里列了个清单,排列出出狱后打算做的事。

随着时间推移,影子的清单越来越短。两年之后,他的清单缩减到只剩下三项内容。

首先,他要好好洗上一个热水澡。一个真正的、长时间的、在浴盆中彻底浸泡的泡泡浴。洗澡的时候也许还要读上一份报纸,也许什么都不做。有时候他想象用某一种方式洗这个澡,过几天又换了另一种方式。

然后,他要把自己全身擦干净,穿上一件浴袍,也许还要穿上一双拖鞋。穿拖鞋这个想法他很喜欢。如果他抽烟的话,这个时候就要点上一支雪茄,可惜他从不抽烟。他会轻轻抱起妻子。(“狗狗,”她会假装害怕地尖叫,其实心里很高兴,“你干什么呀?”)他会把她带进卧室,关上房门不出来,饿了的话打电话订比萨饼吃。

最后,几天之后,和劳拉从卧室里出来之后,他会低下脑袋,老老实实做人,耐着性子,老老实实过日子,在他的余生里永远远离任何麻烦。

“然后你就会快快乐乐的?”洛基·莱斯密斯问。那天他们正在监狱工厂里做

事,组装庭院里用的自动喂鸟器。这份工作只比给信封贴邮票有意思一点点。

“没有人会真正感到快乐,”影子回答说,“只有死亡才能带来永恒的快乐。”

“希罗多德^①。”洛基说,“嘿,你开始学聪明了。”

“他妈的谁是希罗多德?”埃斯曼插嘴问。他负责把喂鸟器的两片外壳拼装在一起,递给影子,影子则负责替它拧紧螺丝。

“一个死了的希腊人。”影子回答说。

“我以前的女朋友就是希腊人,”埃斯曼说,“她们全家吃的都是狗屎。你绝对不会相信的。比如包在叶子里的米饭,诸如此类的玩意儿。”

埃斯曼的身材和形状像一台可乐机,长着一双蓝眼睛和淡得近乎白色的金发。有个家伙在酒吧里趁他女朋友跳舞的时候摸了她一把,结果他把那家伙打得屁滚尿流。那家伙的朋友叫了警察,逮捕了埃斯曼,查了查他的案底,发现埃斯曼十八个月前违反了假释条例。

“我能怎么办?”埃斯曼曾经满肚子委屈地向影子完完整整讲述了这个悲伤的故事,“我警告过他,说她是我的女朋友。难道我非得忍受那种侮辱不可吗?我是说,他的臭爪子几乎把她全身上下都摸遍了。”

影子当时只回答他说:“应该怎么办,这是你自个儿的事。”然后就走开了。他早就学会了一件事,那就是:在监狱,你只管好自己的事,别人的事不要乱掺和。

低下脑袋,忍耐着熬日子。管好自己的事。

几个月前,洛基·莱斯密斯借给影子一本破旧的简装本的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。“这个一点也不闷,简直太酷了。”影子说自己从来不看书时,洛基坚持对他说,“先看几页,再告诉我你是不是觉得它棒极了。”

影子做了个无奈的鬼脸,但他确实开始看那本书,而且发现他竟然违背了自己的意愿,被那本书给迷住了。

“希腊人,”埃斯曼一脸厌恶的表情,接着说,“他们做的跟说的完全是两码事。我要跟我女友换个方式亲热一下,她竟然发起脾气来,几乎抠出我的眼珠子。”

某天,事先没有任何征兆,莱斯密斯突然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去了。他那本希罗多德的书留给了影子,书页中间还夹藏着一枚五美分的镍币。在监狱里,私存硬币是违法的。你可以用石头磨尖硬币,打斗时划开对手的脸。影子并不想要一件武器,但他想给自己这双手找点事做。

^①希罗多德(约公元前485~公元前425年),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。

影子并不迷信,他从不相信自己没有亲眼看到的东西。但在服刑快要期满的最后几周里,他的的确确地感觉到,灾难的阴影正在监狱上空盘旋。和那次抢劫前几天他的预感一模一样。他的胃部深处觉得空落落的,他安慰自己说,只不过是对于即将回到外面世界的担忧和恐惧罢了。但他说不准。跟平时相比,他似乎患了妄想狂,而在监狱,大家平时已经够妄想狂的了,这是生存必需的技能之一。影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,更加阴郁。他发现自己开始注意看守的肢体语言,关心其他狱友的举止,一门心思想找出即将发生什么糟糕事的线索。他确信,有什么事情真的就要发生了。

即将获释前的一个月,影子坐在一间冰冷的办公室内,面对一个身材矮小、前额长着一个酒红色胎记的男人。两人座位的中间隔着一张办公桌,男人的面前摊开影子的档案。他手中拿着一支圆珠笔,笔的上端被牙齿啃得惨不忍睹。

“冷吗,影子?”

“有点冷。”影子回答说。

那人耸耸肩。“这就是体制的问题。到12月1日才能开暖气,3月1日就必须关掉。真搞不懂这种制度。”他的食指在纸上划来划去,然后指着档案左边的一处记录,“你今年三十二岁?”

“是的,先生。”

“你看起来很年轻。”

“简单生活带来的好处。”

“听说你在这里是模范犯人。”

“我学会了只管好自己的事,先生。”

“真的吗?”他专注地凝视着影子,额头上的胎记颜色暗了下去。影子本想把自己关于监狱的看法和体会告诉这人,但他什么都没说,只点了点头,然后集中精力表现出一副彻底悔恨的表情。

“听说你有妻子,影子。”

“她叫劳拉。”

“她怎么样?”

“很好。虽说路程很远,可她一有机会就来探望我。我们通信,只要有机会,我就打电话给她。”

“你妻子做什么职业?”

“她是旅行社代理,负责把人们送到各地去旅游。”

“你怎么遇见她的？”

影子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问这些。他本想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，可还是老实回答了。“她是我好朋友的妻子的最好的朋友。他们帮我们俩约会，结果我们一见钟情了。”

“你出去后还有一份工作等着你？”

“是，先生。我的好朋友，罗比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，他拥有一家健身房，我在那里训练过。他说我原来的职位还等着我。”

他的眉毛一挑。“真的？”

“他说我会招来大批客人。不仅能带回老顾客，还能吸引那些想让自己更强壮的人过来。”

那人看样子满意了。他啃着圆珠笔的笔端，又翻过一页档案。

“你对自己犯的罪怎么看？”

影子耸耸肩，“我很蠢。”他真心实意地说。

长着胎记的男人叹息一声。他在表格上勾画了几笔，然后很快翻动影子的档案。“你从这里怎么回家？”他问，“搭灰狗长途巴士？”

“飞回家。有个做旅游代理的妻子的的好处。”

男人皱起眉头，胎记也跟着皱起来。“她送你一张机票？”

“不是机票。她只给了我一串确认数字，是电子机票。我只要在一个月內到机场，给他们看我的身份证，然后就可以坐飞机回家了。”

男人点点头，在最后一项内容上打勾，然后合上文件，放下圆珠笔。他把一双苍白的手放在灰色办公桌上，好像那是一对粉色的动物。他双手合拢，指尖相对，用一双水蒙蒙的褐色眼睛凝视着影子。

“你很幸运。”他开口说，“有要回去陪伴的家人，有等待着你的工作。你可以把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抛在身后。你的人生还有第二次机会。好好珍惜吧。”

起身离开时，他没表示出要和影子握手的意思，当然影子也不希望和他握手。

获释前的最后一周是最难熬的，甚至比过去三年所有时间加在一起还难熬。影子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缘故：天气沉闷、寂静、阴冷，似乎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但暴风雨并没有来。他觉得自己神经过敏、紧张过度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他还是预感到某些事情已经失控了。寒风在监狱放风的院子里呼啸，影子觉得自己甚至从空气中嗅到了雪的味道。

他打对方付费电话给妻子。影子知道电话公司会对每一通从监狱里打出的电

话收取三美元的额外费用,所以接线生总是对从监狱里往外打电话的人特别客气。影子想,他们准是明白他们的工资是谁付的。

“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。”他对劳拉说。当然,这不是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。他说的第一句话是“我爱你”。能把自己心里的感觉说出来很好,影子自然会这样做。

“你好,”劳拉说,“我也爱你。什么让你感觉不对劲了?”

“我不知道,”他说,“也许是天气的原因。感觉好像就要来一场暴风雨了,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我这里天气不错,”她说,“树上的叶子还没掉光呢。没有风暴的话,你回家时还能看到树叶。”

“还有五天。”影子说。

“还有一百二十个小时,然后你就可以回来了。”她说。

“你那边一切都好吧?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?”

“一切都好。我今晚去见罗比,我们正计划为你举办一个惊喜派对。”

“派对?”

“当然,你得假装不知道这件事,行吗?”

“我就当什么都没听见。”

“真是我的好老公。”她说。影子听出她在微笑。他在监狱里三年了,可他还是能让她开心微笑。

“我爱你,宝贝。”影子说。

“我也爱你,狗狗。”劳拉回答说。

影子放下电话听筒。

刚结婚的时候,劳拉说她想养一只小狗,可他们的房东说出租房里不允许养宠物。“嘿,别伤心,”影子当时说,“就让我当你的小狗吧。你想让我怎么做?咬你的拖鞋?在厨房地板上撒尿?舔你的鼻子?嗅你的大腿根?我看,没有什么小狗能做而我做不到的事!”然后他抱起她,仿佛她轻得像一根羽毛,开始舔她的鼻子。她痒痒得一会儿哈哈大笑,一会儿尖叫。接着,他把她直接抱到床上。

在监狱食堂吃饭的时候,萨姆·菲特士偷偷溜到影子身边,满脸微笑,露出他那一口陈年老牙。他坐在他身边,开始吃他那份芝士通心粉。

“咱们得谈谈。”萨姆·菲特士说。

萨姆·菲特士是影子见过的肤色最黑的黑人。他的年纪可能是六十岁,也有可能是八十岁。影子遇见过虽然只有三十岁,但看起来比萨姆·菲特士更老的人。

“什么？”影子问。

“风暴快来了。”萨姆说。

“好像是吧。”影子说，“也许快要下雪了。”

“不是那种普通的风暴，是更猛烈的风暴。我告诉你，小子，风暴来的时候，你最好留在这里，别到外面大街上去。”

“我刑期满了，星期五就能离开这儿了。”影子说。

萨姆·菲特士盯着影子看了一阵，“你从哪儿来？”他最后问。

“印第安纳州，鹰角镇。”

“你这骗人的混蛋。”萨姆·菲特士不满地说，“我问的是你的原籍。你的家族是打哪儿来的？”

“芝加哥。”影子回答说。他妈妈年轻时住在芝加哥，十几年前也死在那里。

“我说过，大风暴就要来了。低下脑袋，忍耐，影子伙计。这就好像……那些扛着这些大陆的玩意儿，他们是怎么叫的？叫什么板块来着？”

“地质构造板块？”影子冒昧地说。

“没错，地质构造板块。这就好像大陆骑在板块上晃来晃去，北美洲撞上了南美洲的时候。你不会希望待在两块大陆中间的。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完全不懂。”

他轻轻眨了眨一只棕褐色的眼睛。“别说我没事先警告过你。”萨姆·菲特士说着，舀起一块颤巍巍的吉露果子冻，塞进嘴里。

“我不会的。”

那一晚影子几乎没有睡觉，他半睡半醒，聆听着他的新室友在下铺打呼噜的声音。相邻的几间囚室之外，有人正像野兽一样呜咽、嚎叫、抽泣。时不时的，有人会对那人咆哮一通，让他闭上他妈的臭嘴。影子极力不去理会这些噪音，让时间安安静静缓缓流过，独自一人沉浸其中。

还剩下最后两天，四十八小时。这天的早餐是麦片和监狱里的咖啡。吃饭时，一个名叫威尔森的看守突然用力拍拍影子的肩膀。“你是影子吗？跟我来。”

影子检查了自个儿的良心。良心很安宁，但在监狱里，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惹上大麻烦。两个人差不多并肩走着，脚步在金属和混凝土的地面上发出一阵阵回声。

影子感到喉咙里涌起一股恐惧的味道，和苦咖啡一样苦涩。不幸的事就要发生了……

在他脑子里面，一个声音在悄悄说话，说他们会给他增加一年刑期，要把他关

进禁闭室，要切掉他的双手，割掉他的脑袋。他安慰自己说，这么想实在太愚蠢了，但他的心仍旧跳得几乎蹦出胸膛。

“我搞不明白你，影子。”两人走路时，威尔森突然说。

“什么不明白，先生？”

“你。你他妈的太安静了，太有礼貌了。就像那帮老家伙。可是你才多大年纪？二十五岁？二十八岁？”

“三十二岁，先生。”

“你是什么种族的？西班牙人？吉普赛人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也许吧，先生。”

“也许你血管里还有黑鬼的血。你有黑鬼的血统，是不是，影子？”

“有可能，先生。”影子挺直腰板，眼睛凝视前方，集中精力不让自己被这个人激怒。

“真的？反正我觉得你他妈的有点疹人。”威尔森有一头沙金色的头发，沙金色的面孔，还有沙金色的傻笑，“好在你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。”

“希望如此，先生。”

他们穿过几个检查关卡，每次威尔森都要出示他的ID卡。上了几层楼梯后，他们终于来到典狱长办公室门前。门上悬挂着用黑色字母拼写出的典狱长姓名牌——G·帕特森。门旁是一个微型指示灯。

上面的红灯亮着。

威尔森按了指示灯下面的一个门铃。

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等了几分钟。影子试图安慰自己说一切都很正常，到星期五早晨，他就可以搭飞机回到家乡鹰角镇。但在内心深处，他并不相信这种想法。

红灯熄灭，绿灯亮起。威尔森打开门，两个人走了进去。

过去三年里，影子只见过典狱长几次。一次是他带领一个政客参观监狱，一次是在一级防范禁闭期内，典狱长面对他们几百号犯人讲话，告诉他们监狱已经人满为患，但既然超员的状况要维持下去，他们就要学会适应这一切。

近距离接触之下，帕特森看起来更加憔悴。他长着一张长方脸，灰色的头发修剪成军人式样的短寸头，身上带着一股陈腐的香水味道。他身后是一排书架，上面所有书的书名里都带着“监狱”两个字。办公桌上整洁干净，除了一部电话和一本撕页式台历外，空无一物。他的右耳上还戴着一个助听器。

“请坐。”

影子坐下来，威尔森站在他背后。

典狱长打开抽屉，取出一本档案，在他的办公桌上摊开。

“档案说你因为恶性攻击和殴打他人被判刑六年。你已经服刑三年，星期五就将获得假释出狱。”

真的吗？影子感到自己的肠胃缠成一团。他想知道他们给他增加了多长刑期——一年？两年？还是三年？但开口回答时却变成了：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典狱长舔舔嘴唇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：‘是的，先生。’”

“影子，今天下午，我们会提前释放你，比原定日期提前几天。”影子点点头，他等着典狱长的下一击。典狱长低头看看他桌上的文件，“这是从鹰角镇约翰纪念医院传来的……你妻子，她今天凌晨去世了，死于车祸。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。”

影子再次麻木地点点头。

威尔森押送他回牢房，一路上什么都没有说。他打开牢房的锁，让影子进去，这才说：“这就像那个‘好消息坏消息’的玩笑，是不是？好消息是，我们提前释放你了；坏消息是，你老婆死了。”他哈哈大笑起来，好像真的很好笑似的。

影子依然沉默不语。

他麻木地收拾自己的东西，留下了大部分私人物品。他留下了洛基的希罗多德和那本教人玩硬币魔术的书。留下从监狱工厂里偷带出来的空白金属片时，他心里有一瞬间的伤感。那是他用来代替硬币练习戏法用的。但外面有的是硬币，真正的硬币。他刮干净胡须，穿上普通人的衣服，然后穿过一道又一道监狱牢门。意识到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时，他居然感到一股莫名的空虚。

天空阴沉沉的，开始下雨，寒冷刺骨的雨。小冰雹打在影子脸上，雨水淋湿了单薄的外套。他们一群获释的囚犯走向一辆曾经是校车的黄色巴士，坐车前往附近的城市。

上到车里时，所有人都被淋湿了。一共有八个人获释离开，但还有一千五百个囚犯留在背后的监狱里。影子坐在巴士里瑟瑟发抖，直到暖气开始让他暖和起来。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。

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古怪的景象。在他的想象中，仿佛很久很久之前，他正在离